

姜文《一步之遥》是部悬疑片？

■ 李光斗

《一步之遥》全球首映礼终于在北京顺利举行，这是 IMAX 第一次在电影院之外搭这么大的场子，一下子请了 2800 多位嘉宾来参加首映礼。

就如导演姜文在首映礼上说的,《一步之遥》是自 12 月 8 号至今,首映仪式最长的电影。原本定于 12 月 8 号在北京举行的首映式,明星、嘉宾、媒体都已经受邀抵达北京,却因为影片还需要修改,《一步之遥》还没有过审为由临时取消。一时间“有可能 12 月 18 日《一步之遥》影片无法上映”的消息在网上不胫而走,上映日期后延。《一步之遥》命运多舛,还未出世就充满了悬疑。

还记得 2014 年 9 月 9 日机场的《一步之遥》土豪广告宣传片么,该广告一打出,就吊足了众人胃口,对《一步之遥》电影充满了期待。可以说,《一步之遥》从开始就充满了悬疑,实际上,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就是一部悬疑片。

悬疑一:花域还是花国

《一步之遥》影片故事原型来源于民国时期上海真实事件“阎瑞生杀人案”。1920 年,上海央行职员阎瑞生因欠赌债无力偿还,将身为“花国总理”的王莲英约到郊外,杀人劫财,最后落网入狱被处死刑。这件杀人案当时在上海引起巨大轰动,上了各大报端头条,上海民众街谈巷议。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阎瑞生》也由此问世,是当年最卖座的商业电影,《一步之遥》故事就是在此基础上改编而来。

《一步之遥》较《阎瑞生》的不同之处在于,将一个比较通俗的谋财害命的故事加入各种情节,变成了一个有关阴谋和爱情的故事长片:在上海二十年代举办的一场花国大选中,操纵大选的马走日(姜文饰)和项飞田(葛优饰)想藉此大捞一把,还请动了各方名流助阵。然而,乐极生悲,花国总统完颜英(舒淇饰)意外死亡,使得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步之遥》影片中,姜文重建了一个充满雄性元素“冒险家乐园”式的上海,他和葛优又重聚北洋时期的东方魔都,上演一场惊心动魄血雨腥风的大战。

“花国总统”由“花国选美”而来,在旧时的上海时常举行。说到这里,悬念来了,“花国”是什么意思?“花国”旧指妓女行,“花国选



美”就是选妓女中的花魁,也就是中国古代青楼女子中的头牌。显然,有司不会让这种“有伤风化”的词呈现在和谐社会的观众面前,于是灵机一动创造了一个词:“花域”。在《一步之遥》影片中,“花国选美”变成“花域选美”,有点耐人寻味。原本一个谋财害命的故事改编成充满阴谋和爱情的故事本身就充满悬疑,审片部门将花国变成花域就更是耐人寻味。

悬疑二:《一步之遥》充满各种玄机

花国和花域充满了悬疑,《一步之遥》的故事内容更是充满了玄机,光“花域总统选举”那段,足以让全世界宅男涌进 IMAX 厅。而导演姜文似乎想让《一步之遥》变成一个万花筒,透过《一步之遥》,向观众折射出很多问题。

姜文导演的电影,以充满各种隐喻为大众所知,《一步之遥》也不例外。如读电报情节,有人将其解读为是不是在暗讽某晚会;武七有一句想冤枉谁就冤枉谁,想不冤枉谁就不冤枉谁的台词则让观众往“依法治国”上

想;马走日最后被杀,是在隐喻舆论杀人(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姜文被舆论传说“死”了好几回);就连马走日这个名字,也被人过度解读。这些不同的解读,让原本表达的故事内容更是充满了玄机。

悬疑三:姜文借《一步之遥》在向谁致敬

姜文骨子里有很深的文艺片情结,在他的电影里,向文艺致敬是表达其文艺情怀的一种方式。还记得《让子弹飞》里的坐着火车唱着歌的镜头吗?伴随着“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歌声,几匹白马疾驰而来,白马的身后是一辆火车,雄鹰在天空盘旋,这些都是文艺片的元素。在《一步之遥》影片中,这些致敬元素依然充斥在影片各个情节中,从《一步之遥》中,我们可以看到《教父》、《红磨坊》、《了不起的盖茨比》、《美国往事》等的影子。

熟悉姜文作品的人都知道,有一个人在他心目中是“偶像”级的,那就是美国三部曲的导演:赛尔乔·莱文内。

姜文早期的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可以说是《美国往事》的中国版,故事都是讲时代

变革下人物的成长、友情、爱情、背叛、人生、命运的故事,马小军是面条的翻版,米兰是黛博拉的翻版,刘忆苦是麦大的翻版。

《一步之遥》则是姜文向《教父》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致敬之作。影片开头武七找马走日帮忙,镜头是武七对着镜头滔滔不绝地诉苦,然后马走日的肩部、背影渐渐呈现,姜文穿着和教父科里昂一模一样的西装,只是怀里的猫变成了兔子。经典的《教父》电影的情节,让姜文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编制在这部电影里。

悬疑四:经济萧条还是复苏

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好莱坞就会拍一些美女大腿的歌舞影片来拉升票房,提振经济。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好莱坞开始流行歌舞大片,明星各各超短裙,美腿如林,经济不复苏便艳舞不止,不信春风唤不回。

姜文的《一步之遥》里面有大量的歌舞镜头,连怎么会跳舞的葛优,在《一步之遥》里面也“一显身手”,姜文更不用提,《一步之遥》变成了类似于美国百老汇好莱坞歌舞剧的电

影。而《一步之遥》开场的选美艳舞,更是美腿如林,艳帜高扬。经济学上有超短裙定律之说:美女的裙子越短,经济越繁荣。而姜文《一步之遥》中的美女短裙已不能再短。至于能否引领中国的经济复苏,则要看《一步之遥》中的风尚能否引领现实中的美女追风了。

如今整个世界经济在放缓,中国今年的结构调整也使得经济发展面临巨大考验,GDP 增速一路下行。有人说中国经济明年会探到谷底,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姜文的“好莱坞歌舞剧”《一步之遥》的上映,是经济大萧条来临的信号还是经济复苏的象征?这一切也是充满了悬疑。

悬疑五:《一步之遥》票房会达到 20 亿?

《一步之遥》上映前,制片方对外公布的票房预期是 20 亿元。综合之前姜文导演的电影票房表现,《一步之遥》票房能否超过今年 6 月上映的《变形金刚 4》的 19.7 亿元的票房,不少人心心里还是个问号。

2007 年《太阳照常升起》上映票房不佳,姜文曾表示,以后自己会拍大家看得懂的商业片。当时人们对《太阳照常升起》的评价是,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票房。这也改变了姜文拍电影的风格,要让大家看懂,还要从头笑到尾。终于,《让子弹飞》2010 年 12 月 16 日上映,截止下档,该影片内地总票房为 6.76 亿元人民币,开创了当代中国电影票房新纪录,还出了四川话版,姜文可谓“站着把钱挣了”。

《一步之遥》电影从一开始就注重宣传,而且很系统。不论是首都机场投放的土豪广告,还是上映前的各种宣传,尤其是未通过审查的这一插曲,可谓把观众的胃口吊到了极致。《一步之遥》除了线下宣传外,还不忘线上宣传,互联网上早就开始了对影片的各种预热,电影票也早就在各网站窗口及团购网站开始预售。除此以外,还有那些“姜丝”对姜文电影的拥趸,这些能为《一步之遥》带来多少票房,能有 20 亿吗?现在也还是个悬疑。

还记得《让子弹飞》结尾的那句话吗:“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如今《一步之遥》将故事搬到了上海,但《一步之遥》这部连任志强都说有点看不懂的姜文高价巨制影片,能否再次打动众口难调的观众,这将是又一大悬疑。

日本人的优越感被中国打破了

■ 邱林

日本政府 12 月 20 日公布的外交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不抱亲近感”的日本人比率为 83.1%,较 2013 年上升了 2.4 个百分点。有 66.4%的受访者对韩国不抱亲近感,比率上升 8.4 个百分点。两项数据均创下历来最差纪录,凸显出恶化的日中、日韩关系持续影响着日本人的意识。

日本每年 12 月公布的“与外交相关的舆论调查”,已有 33 年了。观察家注意到,在这 30 多年里曲折远远多于平稳,而且还时常剧烈变动。中国和韩国是日本最重要的两个邻国,日本人却谁都不喜欢。即使存在人为偏见之处,调查结果总体上仍可被视为日本社

会的一种趋势。

其实,日本国民对中国厌恶情绪屡创新高有很多因素:调查期间恰逢两国出现外交纠纷,关系持续紧张。日本民众有“领土悲情”,自认为战后在领土问题上损失惨重,如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被前苏联占据,以及与中国钓鱼岛争端,成为压在胸口的大石。此外,中日国力出现逆转且差距明显拉大,与两国在纠纷的同时发生,这种力量对比变化给日本国民带来极大刺激。

这也许就是日本人对中国“不抱亲近感”占到 83.1%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日本的优越感被动摇。因在亚洲率先实现工业化并发展成为经济强国,日本人心中“日本是亚洲大国”的意识很强。但在遭遇“失去的 10 年”后,

日本经济陷于停滞,而中国经济则在快速增长,这使日本的优越感感受到威胁。

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认识的出现偏颇。日本有“集体主义”文化,从小就被教育不能影响集体和睦和氛围。虽然目前日本国内“嫌中”声音很多,但有人也能理解并客观看待中国。不过,由于日本人重视氛围,他们虽有客观看法也不愿积极表露出来。而且即使表露,也很可能会被忽视和淹没,这使日本对华认识的偏颇一直存在。

如今,整个日本媒体营造的就是这样一种气氛。现代的日本人并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敬重中国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太快了,快得让日本人失去了在亚洲的优越感,不由得产生种种醋意。从地缘政治角度,“卧榻

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中国的崛起让日本人感到了竞争的威胁。

2010 年,法国学者克劳德·迈耶出了一本书《谁是亚洲领袖,中国还是日本?》,引起轰动。他认为,当今中国与日本是两个强扭在一起的合作伙伴,它们之间不仅存在着对抗与不信任的情绪,而且还有相同的野心,即成为亚洲的领袖,全球经济重心如今正迅速向这个地区偏移。

克劳德·迈耶对中日关系的现状的分析是到位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亚洲“一山不容二虎”的格局必然会存在。从本质上来说,中日在争夺亚洲主导权地位之争,将是带有冲突性的。

日本是个小心眼儿的民族,这些东西他们都很在意,用放大镜放到报纸上,就制造了一种对于中国人“不抱亲近感”的情绪。尽管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日本人依然潜藏着优越感,这种自负决定了

很多人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生活质量等的看法,这些都被认为比不上日本。很常见的是,日本人通常忽视中国可能在这些方面取得的优势。

这种扭曲的心态的产生,告知人们一个事实,日本人的优越感被中国打破了。其实,产生过优越的国家都有过优越感,不要说过去中国了,因为日本人也是如此。最不愿意相信中国崛起的国家就是日本,倒不是说他们不愿意相信中国在崛起的事实,而是日本人对自己的优越感让他们不愿意把它打破。

关键还因为打破日本这种优越感的恰恰是中国,日本人对中国绝对不会像对其他国家比如印度崛起那样感情简单,这还绝对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历史问题那么简单。中日两国做任何事,例如日本此次进行“舆论调查”,如果无视对方的存在而追求自己的单赢,都不会有利于改善两国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

中国应有更宽容的专利保护

■ 刘远举

与互联网相关的创业,基本上都离不开软件。目前,对软件的保护分为著作权与专利权。软件版权就是写完代码后自然受保护,可以进行软件著作权登记,起到类似公证的效力,即使不登记,理论上作者也拥有该软件的著作权。著作权的保护范围是内容不被抄袭,在别人对你的软件盗版时,采取保护措施,制止别人的盗版。

不过,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并不是卖盗版光盘的小贩,而且,对于移动互联网,比如手机 APP 来说,盗版也没有意义。

对于这样的竞争对手,即使不编译原本的软件,通过研究原来的软件,学习其流程,理解其思路,再采用不同的编程语言重新编写软件,就可以在完全不侵犯著作权的情况下,实现原来软件的全部功能。无疑,这种行为窃取了软件中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构思、想法。在这种情况下,软件著作权却无力保护软件中最核心的东西。

这个时候,就需要软件专利。软件专利需要申请并通过审查,满足创造性、新颖性、实用性三个条件才受保护,保护的范围是方法不被盗用。

软件专利描述的是软件的构思(一定要以技术方案的形式),主要是软件的流程图,

至于何种语言,什么代码,并不重要。获得专利授权以后,他人采用该构思,就可能构成侵权。显然,软件专利的保护力度就比软件著作权的保护力度大得多。对于专利代理行业,在国内,软件专利也是一个新问题。

一方面,专利的申请可以保护创业者。软件公司的执行人把专利考虑为竞争中最重要因素。他们认为获得先发优势是最重要的因素,公司申请专利,防止竞争对手抄袭他们的产品,以提高获取投资或流动资金(IPO、收购等)的机会,提高公司的声誉,并增加和其他公司讨价的筹码。

另一方面,软件专利会成为阻碍创新的荆棘之地。初出茅庐的创业者被迫小心翼翼地面对一些专利大玩家、大公司和专利律师。

任何程序员都很容易“发明”新东西,空想一个场景,画个流程图,老板让律师去问问程序员在做什么,然后统统写成专利。很多大公司正是这样,用穷举方法把实现某些目的的所有点子都申请专利,进行储备专利。

这类专利中的绝大多数都会变为沉淀在专利数据库中的垃圾,再也不会被人翻出来。极少数专利,在最初被发明出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实际的商业价值,但当有真正的创新者也采用了已经申请的流程,并真正发掘其商业价值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大公司早已经等着他们了。

美国政府问责局(以下简称 GAO)指出近

年来的很多专利诉讼都与低质量专利的广泛存在有关。这些低质量专利往往权属不清、保护范围宽泛,甚至二者兼具。尽管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但是有受访者指出软件专利诉讼案件中涉及的保护范围常常过于宽泛、模糊。

而且,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专利申请过程过于漫长,而软件产品开发过程可以短到仅仅两个月,短于专利的申请过程的时候,不管是浪费人力在开发新产品前去检索相关专利,还是为正在开发的软件申请专利本身也是不现实的。所以,有些风投公司和软件初创公司则表示他们在夯实公司根基之前通常不会去申请专利,因为其费用昂贵且耗费时间。

综合一下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软件行业的发展具有高度的连贯性,整个行业是一步步前进的,每个产品都吸收了之前产品的长处。软件专利申请体系的专门化,会占据这个链条中的一环,从而限制、挫败整个体系中的某些软件开发及创新。所以,在一个高度持续创新的行业里,就如软件行业一样。比起拿专利限制软件的使用,还是抛弃专利来得更好一点。

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在去年年底,美国众议院以 323 票对 89 票的重大优势,通过了一项旨在减少“专利流氓”的“创新法案”。软件专利之所以这么招人讨厌,是因为美国对软件专利申请还相对宽容,正是这种宽容

造成了“专利恶魔”的出现。不过,回到中国的现实境况中来,情况也许并不一样。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资本逐渐聚集,形成了 BAT 这样的巨头。这样的巨头本身就已经在专利上占据了优势。大公司有资源,有能力先意识到,并去获取优势。截至 2009 年底,腾讯一共公开了 1700 多件专利,其中,发明专利占绝大多数,非发明专利仅占 2 件;同时,腾讯科技已授权的发明专利也已经 500 件左右。同时,也应该看到,大公司有自己的规模优势,能迅速地展开经营,这种通过市场竞争而建立的垄断,对于社会而言,也并非坏事。

中国并不是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做得很好的国家。在这样的巨头面前,中小创新者在创业之前,都要问:BAT 做不做这个问题。

最近,有一个叫曾军的人,公开了自己关于熟人匿名借贷的社交金融模式的构想,并呼吁 BAT 等中国互联网巨头投资他。

在他构想的模式中,出借人导入手机通讯录,对相信的熟人授信,额度分为若干个等级。甲对乙授信,乙只知道有人对自己授信,但不清楚具体是谁。如果出借人发出出借邀约,被他授信的所有人就能看到;借款人也可发出借款邀约,对他授信的所有人就能看到;双方就金额、期限、利率达成一致后,就可以通过支付平台,匿名将钱借给借款人。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熟人之间相对比较熟悉经济状况,而匿名省去了不好开口借钱,更重要的,不好意思要利息的尴尬。

不管是有有人说他幼稚也好,狂妄也好,或者想法根本不可行,或者已经有人在做,对于本文都不重要。与本文相关的是,他为什么选

择完全透露自己的想法。

对于初创者重要的是在时间上确保领先,或者有一定程度的独占性,不管对于业务开展,还是融资中的谈判能力,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基于他自己的模式,BAT 等巨头可以说,让你先做一年,我再来复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只能是,正如他所说:“我不能打败你,只能加入你。”

虽然,某种意义上,对于创业而言,想法是最不重要的东西,但是,曾军的困境,显然也是很多人的困境。即使这些有资历、有技术,甚至也有一定的资金的初创者,在“BAT 会不会做”,“我们能在时间上领先”或“能有独占性吗?”的提问下,很多创新活动还没开始,就自我否定了。

那么,可否通过更宽容的软件专利保护,乃至“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保护来促进类似的创新呢?

当然,鉴于美国所正在经历的专利恶魔,类似的专利申请可以考虑更高的门槛,要么是已经在商业上实现的软件,要么是已经展开经营的商业模式才能被保护。而且,专利的保护期限可以大大地缩小,比如将时限定为 7 年、5 年,甚至 2 年或 1 年,而不是 20 年。

总之,“BAT 会不会做”,成为高悬在中国互联网创业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时候,这并非中国创新好消息。在美国专利局的大门上,刻着这样一句话,“专利就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也许,在美国这油浇得太多,以至于浇灭了火,但无论如何,在中国,这油是不够的,如果想在互联网上弯道超车的话,这个问题,起码值得一提。